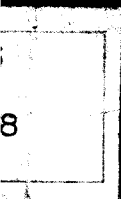


外国电影剧本丛刊



埃行零分

穆赛特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ZÉRO DE CONDUITE

据法国《电影前台》1962年第21期镜头记录本译出

MOUCHETTE

据法国《电影前台》1968年第80期镜头记录本译出

内 容 说 明

本集收入了两部法国电影剧本。

让·维果是法国电影史上具有一定影响的著名导演。《操行零分》就是他以自己童年时代的经历为素材摄制的。由于影片描写了几个寄宿学校学生的强烈的怨恨和反抗精神，因此被禁映十余年之久才得以和观众见面。影片中的一些场面具有优美的诗意，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。

罗贝尔·布莱松也是法国的著名电影导演，他导演的《穆赛特》描写了一个贫穷的女学生受到家庭和社会的虐待，最后遭奸污，投河自尽。

责任编辑：高 川

外国电影剧本丛刊(38)

操行零分 穆赛特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涿水县北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3¹/₂ 插页：2 字数：60,000

1984年12月第1版北关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11,5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·458

定价：0.53元

目 次

操行零分·····	[法] 让·维果	编剧 (1)
	让·维果	导演
	石 泉	译
穆赛特·····	[法] 罗贝尔·布莱松	编剧 (41)
	罗贝尔·布莱松	导演
	石 泉	译

分 零 行 操

〔法〕 让·维果 编剧

让·维果 导演

石 泉 译

片头字幕在银幕上出现，伴随着小学生的合唱，继而是火车奔驰声。在影片第一幅画面出现之前，插入如下字幕：

假期结束，新学期开始。

三等车厢 内景 夜

一节没有走廊的三等车厢车门的近景。夜。一盏漏油的油灯发出暗淡的光。列车喷吐出来的白烟混入夜雾之中，烟雾中不时闪出一线光亮。几道光线从车门上半垂的玻璃窗外一闪而过。

一个十二岁的孩子穿戴着学生制式的大衣和帽子，规规矩矩地坐在一条长凳当中，陷入沉思。他似乎有些不安，甚至可以说有些忧郁。他叫乔治·科萨，一个不合群的孩子。（奔驰的列车发出单调的声音）科萨微微低着头，望望右边（车门的瞬间镜头），又看看左边……

一位先生挤在另一条长凳的一角已进入梦乡。他的帽子压在眼睛上，以遮挡灯光。

车厢全景：两人的侧影。后景中，白烟在车外掠过。

直到现在都似乎十分安静的科萨，在列车驶近一座城市（或一次可能的停车）时突然变得有些坐立不安。（汽笛声蓦然而起，迅即被抛在远处。这一声汽笛表明列车刚刚越过一个交叉点）

科萨站起来，把脸贴在玻璃上（窗外景色的瞬间镜头，微微仰拍）。

列车驶进车站，停了下来。（镜头又回到车厢里）兴奋而激动的科萨打开车门，喊了一声。机车放出一股蒸汽，好似一声沉重的叹息。这响声几乎压住了科萨的喊声。

科萨：布吕埃尔！

布吕埃尔：科萨！

另一个与科萨装束相同的男孩被科萨拉进了车厢（微微俯拍）。他携带着传统式样的水手包和同样是传统式样的食品盒。他叫米尔·布吕埃尔。

孩子们没有关上车门（车外的瞬间镜头），这既是因为时间紧迫，也是出于淘气，列车启动了。站台上的一位车站职工飞快跑来把门关好。

镜头转向车厢内。两个孩子忙碌着，他们整理好行李，相互致意。中景处，那位先生依旧在对面长凳的角落里睡着。俯拍，两个孩子此刻已肩并肩地坐下。

这两个孩子除了互相高兴地打了声招呼外，没有再多说一句话。他们一言不发地从衣袋中迅速掏出一件件最富孩子气、最离奇可笑的东西，就象为使对方大吃一惊而在

争奇斗胜。

布吕埃尔首先采取行动：他把两只手合在一起，摆弄着拇指的关节，好象拇指的第一节和其余的部分分了家。他这样来回搞了几次（瞬间特写镜头）。

然后，布吕埃尔从一个衣袋中拿出一只响铃，使铃中的小球跳起来，又一连几次把它抓住。科萨钦佩地拍拍他的肩膀，止住了他，自己也从衣袋中掏出一件“不寻常”的东西——一支小小的喇叭，并立刻把喇叭放在嘴上。布吕埃尔高兴地看着。但科萨还想把花样搞得更妙些。他拔下喇叭嘴，把喇叭塞进鼻孔，试图用鼻子吹响喇叭（瞬间特写镜头）。

紧接着，布吕埃尔从衣袋中拿出几只气球。他吹起了一只，又吹起了一只。科萨抚摸着这只气球，就象抚摸着女人的胸部。他们放开吹鼓了的气球，让气球飘上车厢的顶部。这时科萨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用带刺的小草揉成的小球，上面插着好几根鸟毛，紧靠在座席上，把自己挡住一些，在帽子上插了一根羽毛，大衣上再插上一根，最后又在屁股上插了一根，接着转过身去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（固定镜头），每当一件新玩意儿出现时，两个孩子既为自己的新鲜主意而沾沾自喜，也为对方独出心裁的高招儿而惊叹不已，从想压倒对方的心理出发又不免有些懊丧。科萨的羽毛使这场竞赛暂告一段落。

他们的想象力是否已经枯竭？他们的存货是否已经告

罄？确实，他们之中谁也没有预料到这场蔚为壮观的战斗。然而不，他们两人都在厉兵秣马，他们都要再拿出一样东西。这件东西，在他们这样的年龄，根据他们作为一个孩子所能拥有的财富来考虑，是对手绝对不可能想到的。他们对视一眼，心中似乎都在想：“好吧！这次，你准输！”两人同时从衣袋里掏出一支硕大的雪茄，两支雪茄一模一样。他们笑了。这是他们的第一支雪茄！（他们滑稽地模仿着大人的动作）

车门的瞬间镜头：机车喷出的白烟在车门外飘过。镜头又转向两个孩子（一直是微微俯拍）。他们抽着雪茄，吐出有生以来第一口烟（车门及机车吐出的白烟的瞬间镜头）。

仰拍，两个孩子心满意足地匆匆抽着雪茄，就如同吃奶一般。

那位先生依然在角落里睡着。车厢里烟雾弥漫，以至带上了一种梦幻般的色彩。一只气球在烟雾中飘忽不定……

最后，两个孩子感到有些不自在了，向四周环顾着。

镜头再次转向烟雾笼罩着的车门，接着是靠在长椅上睡觉的先生的特写镜头（两个孩子的背影位于画面左侧，他们看着他）。

科萨：……他死了！……

布吕埃尔忐忑不安地向车门望去，列车正好驶进车

站。

布吕埃尔：……快跑！……

列车猛然停住，那位先生跌在座席上，又摔到地上。
(列车鸣笛声、小车站里形形色色的声音)

站台 夜

仰拍，科萨和布吕埃尔带着行李从车上下来。这是外省的一个小车站，站台上灯光昏暗。

旅客寥寥无几（出站口全景）。一些身穿制服，肩挎书包，手提食品盒的学生已经朝出站口聚拢。他们之中站着一位相貌严厉、面目可憎的男人（他的脸的仰拍特写镜头）：这是一位职业学监。他曾因机缘凑巧而成为业士^①，可同时由于他的才学徒具虚名，以后只得无可奈何地当了一名学监。就连这个位置也是过了很长时间，由于他的资历较深才获得的。他名叫巴罕，绰号“生硬的家伙”。

布吕埃尔：（画外音）瞧，“生硬的家伙”，今年又不会有快活日子了……

科萨：啊，是吗？

科萨的特写，他挤了挤眼睛。布吕埃尔的特写，他也向科萨挤了挤眼。这时又有一个和他们同一类型的孩子站到他们面前，他也如法炮制，挤了挤眼。他的名字叫让·

① 法国中学毕业会考及格者称为业士。——译者

高兰，绰号“菜豆儿子”。科萨和布吕埃尔向他身上扑去。

科萨：菜豆儿子！……菜豆儿子！我们和死人一道旅行了！……

高兰：死人？

科萨：死人……是个死人！……

俯拍这些人。

学监：喂，科萨，假期已经结束了！

正当孩子们全都围在三个朋友身旁，想听听事情的始末根由时，又走来一个孩子，他的仪表比其他孩子更为高雅。表情温柔，举止略微有些过于娇弱，流露出明显的羞怯与不安，很能引起别人的好感。他叫勒内·塔巴尔。他身上穿的制服虽然与其他孩子的十分相似，但人们马上可以看出他的衣服要比他们的合体得多。他穿一件外套，未穿大衣，戴着一副白手套，手中既没有书包也没有食品盒，而是提着一只漂亮的小手提箱。他犹豫不决地走到学监身旁（俯拍这个孩子，前景中露出学监的背影）。全景：一位美丽而高雅的夫人走近学监，搂住孩子的肩膀。

夫人：对不起，先生，勒内·塔巴尔明天早晨才能回学校。

俯拍这三个人（夫人在画面上占据较多位置，学监一直背对观众）。

夫人：今天晚上他心里不好受。

学监刚刚脱下他的圆顶礼帽，夫人带着她的儿子已经

走了。全景。

高兰：一个死人，真的……死人，证据？

科萨：证据？……在那儿！……

确实，那位先生在车门处出现了，带着一副刚刚睡醒的呆呆的神情，以一种十分怪诞的方式拿着他的行装。他显得既高兴又有些局促不安。他微笑着，似乎在找什么人（他从右边走到左边）。突然，他局促不安地向学监走去。（两人在对话过程中的正、反打镜头）

先生：我是新来的学监（他摘下帽子）……于盖学监。

巴罕学监也脱下帽子，十分冷淡地匆匆还了一礼。

巴罕：啊！……（停顿片刻，然后转身面向学生）安静！排成双行……出发！

寄宿学校的学生们静静地消失在夜色之中，后面跟着巴罕先生和被行李搞得狼狈不堪的于盖学监。

渐隐。

学校寝室

寝室全景。

巴罕学监僵立在寝室中央。

守夜人以立正姿势站在灯下，等待着关暗灯光的信号（全景，微微俯拍）。

所有孩子都躺下了。房间的四角摆着科萨、布吕埃尔、

高兰的床，还有一张空床。没有一个人在动，没有一丝声响。在全然不为别人觉察的情况下，一个又高又瘦的人，身着黑色礼服，头戴礼帽，脚穿绉胶底鞋走了进来，这是总监。他无声无息地穿过整个房间，好象什么也不看，然而一切都在他眼中。

他走到那张空床旁边，猛然站住，一动不动。巴罕学监对他说。

巴罕：（画外音）勒内·塔巴尔缺席，今夜和父母住在旅馆，明天早晨和走读生一起回校。

总监毫无声响地走掉了（笛子吹出一支小曲）。

正当总监先生关门之时，巴罕学监说道。

巴罕：晚安，总监先生。

在影片之中，总监始终是在学监、教师、仆役等人最不希望见到他的时候一声不响地突然出现。

这是一个缄口不言的角色。他从不亲自处罚下属，然而却以一种期待的态度强使别人代他去执行这些惩处。他到来和离去时都不声不响。（他每次离去时，都出现笛子以带有一些挑衅意味的音调吹奏出的几小节乐曲）

巴罕学监向守夜人打了个手势，后者捻暗灯光后走出房间。寝室半明半暗。巴罕学监向学生们的床环顾一眼，他们似乎都睡着了。

巴罕学监一面搓着手，一面回到他的小“房间”里。他的床摆在寝室中部的一个小台上，靠着墙。这个小小平台

用一道白色的布帘围起来，当小“房间”内点起蜡烛时，布帘变得透明了。（出现开始宽衣的巴罕先生的身影）

巴罕学监刚一走进他的房间，寝室内就传来窃窃私语声和压抑的笑声，可人们无法看清发生了什么事情。（装出来的犬吠声、一记耳光、一阵更响的笑声）

巴罕：（画外音）杜邦，到我床前来！

科萨、布吕埃尔、高兰站起来（一直用俯拍）。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自行其是，认为学监在叫自己。他们确实没有听清在叫谁，但他们的知觉从未安静过一刻，此外，他们也已习惯了这样的呼唤。

学监穿着衬衣。布帘的三面各有一个孩子站在床前。他们穿着便鞋，谁都不知道还有其他人也站在这里。

科萨咳嗽一声。

布吕埃尔咳嗽。

高兰也在咳嗽。

他们发现还有旁人在这里站着，就又都咳嗽起来。

布吕埃尔伸长胳膊，想抓住站在布帘另一侧的同伴。科萨在他手指上咬了一口，布吕埃尔疼得叫出声来。

巴罕学监惊骇地坐起身。（俯拍，可以透过布帘看到他的身影）

巴罕：是谁？谁在那儿？

科萨：科萨，先生。

布吕埃尔：布吕埃尔，先生。

高兰：高兰，先生。

近景，两个站在学监“笼子”帘外的孩子。

巴罕：杜邦呢？……你们三个人我谁也没叫。你们既然来了，那就在这里站到十一点吧。

正当这时，钟声响起，九点了。大角度俯拍寝室全景。守夜人走进来，他前面有一道强光。他走过去，没有注意三个站着的孩子。他们之中的一个，布吕埃尔(近景)，突然弯下了腰，双手捂着肚子，穿着睡衣的身子不停地扭动。

布吕埃尔：先生，(沉默片刻)先生，我肚子疼……先生……

科萨：(画外音)先生，他可以走吗？

布吕埃尔：先生……我肚子疼。

科萨：(画外音)先生，他可以走吗？

高兰：(画外音)先生，他肚子疼。

科萨：他可以走……就是可以！……他肚子疼。

为同伴感到不安的科萨和高兰推着布吕埃尔。

科萨：去吧，……别管那个无赖。

布吕埃尔立刻走了，重重地关上寝室的门。大概是关门声惊醒了巴罕学监。

巴罕：(睡意朦胧，画外音)科萨、布吕埃尔、高兰，你们还在吗？

科萨和高兰：(齐声回答)在，先生。

巴罕：去睡觉吧！……

两个孩子走去睡觉，这时布吕埃尔也回来了。镜头向孩子们睡觉的床摇去。近景，一个孩子坐在床上，头几乎是向后仰着。（他被很亮的光线照着）他站起来，在宿舍里走着，他正梦游。（俯拍全景）

一个孩子：回去睡觉！……

另一个孩子：别说话！你们会使他送命，别说了！……
梦游的孩子回到他的床前，躺下了。

化出、化入。同一间寝室，黎明（全景）。

守夜人穿过房间，表情冷漠地熄灭灯火。从院子里传来一阵鼓声。已经穿戴整齐的巴罕学监立即从他那鸟笼般的单间中走出来，拍着手，走向一张张小床。

巴罕学监：起来！起来……起来！快点，快起来！

巴罕掀开一个孩子的被子，孩子马上又把被子盖上。巴罕推推这个，又掀去那个的被子……但所有孩子都躺在床上不动。

巴罕：怎么，你们都聋了？

一个孩子：（画外音）哎，你真讨厌，你！……叫我安静会儿。

总监突然出现。他和通常一样，一言不发地向前走。每当他从一张床前走过时，睡在这张床上的孩子就匆忙爬起来，立正站在床上。总监穿过寝室，从另一扇门走出去。所有的孩子都站起来了。

总监刚刚关上门，布吕埃尔、高兰、科萨又马上躺下（他们每个人的特写镜头）。

一个年纪更小的孩子急如火燎地跑到两张床之间的地方，在便盆前跪下（镜头朝着他的背部）。

瞬间镜头：房门悄悄地开了，总监又出现在门口……他在仔细地观察。

巴罕：（画外音）布吕埃尔、科萨、高兰操行零分，星期日禁止外出。

瞬间镜头：科萨气冲冲地站起来。

科萨：噢！……还是这一套！

巴罕学监：（画外音）喂，布吕埃尔，又迟到了？……

总监走了，随手把门关上。

孩子们穿好衣服，在各自的床前站好。巴罕拍拍手……孩子们睡意未消，乖乖地排着队出发了。

巴罕：（画外音）再走快点，那边……怎么，你们的操行想得零分吗？

渐隐，插入字幕：

孩子们的阴谋。

校园

三个蹲着的孩子（身穿黑色罩衫）的俯拍近景。他们很严肃，好象在密谋着什么。

科萨：朋友们，这是图，行动已经准备就绪。每个星